

拿大之間，有一種鳥類，春來秋去，飛翔於美加兩方。設為一國盡行獵取，則他國必有鳥絕之患，因此兩國訂立條約，規定非於適當時期，不得任意獵取。



又前方所述之財產權，不但為物質的，且為思想的。例如某甲著作一書，即為某甲思想上之財產，自不能任人侵犯，故有著作法之規定。又如美術文藝等，既為個人精神之寄託，自當依法保護。

現時國際間，復有一最難解決之問題焉：即無線電浪事。蓋因電浪非如馬之可以停止者。

設彼此電浪漫無限制，往往有利用此項電浪實行侵擾，或作不利之宣傳。因此國際間謀規定電浪之長短，俾不至發生以上之弊端，是又待研究者焉。

今天談論最大之目的，在國際公法上之新的發展。近三十年來國際公法之新的發展，實速於二百年前。倘哥氏 (Grotius) 生當一九三〇年，其所貢獻，當豐富於往昔十數百倍。望諸君本此意義，努力研究，俾完成國際公法之工作焉。

# 羅素東西幸福觀念論

B. Russell

英人羅素氏 (Bertrand Russell) 著懷疑論說

(Sceptical Essays) 一書，一九二八年出版，紐約

W. W. Norton & Co. 書店發售。其中為文凡十

七篇，評述現今世界政治社會學術思想生活之短長

及其將來之趨勢，深澈透闢，頗具卓見。該書曾由傅任

私君譯出數篇，登認識週報，近又以此篇登載天津大

公報文學副刊之八十一期。本篇為原書之第八章

(第101頁11頁)題曰 Western and Eastern

Ideals of Happiness 讀此可知羅素對於

吾國倫理觀念批評之一斑也。 記者

昔韋爾斯 (H. G. Wells) 著時機 (Time

Machine an Invention) 一書 (一八九五

年出版) 上下古今，探往古之真象，測來者於

未然，此其盛事，人莫不知。實則韋氏之業，亦可

得之於旅行，此則知者殊不多。譬如歐人旅遊紐約芝加哥，則其所見者未來之事也。歐洲若能倖免於經濟之崩潰，來日情形，要即此象。若其往遊亞洲，則其所見者過去之事也。在印度可見中古之景象。在中國可見十八世紀之情況。華盛頓而復生於美國者，將必手足無所措，驚疑莫定。若生英國，必覺稍安；至法國則將更覺親切；必至中國而後始若返其故鄉也。彼於神遊之中，當知唯中國仍崇一生命，自由，幸福之信念，且其信念之意亦正類於美國獨立戰爭之時所信。以余之意，彼為中華共和國總統之期將不遠矣。

西方文化之所包含者為南北美，俄羅斯以外之歐洲全境，及英屬各自治殖民地。總其大成者為美國；舉凡西方文化所以自別於東方文化之特徵異點，悉以美國為翹楚。吾人習於進步之說，每以為百年來一切變化悉屬進步，今後之變化必更進步也無疑；吾人為此說時，毫無躊躇，頗若自信。歐洲自經大戰以後，創鉅痛深，此念已稍動搖，回視戰前，不啻黃金世界，



復履其境，殆若遙遙無期。英國則所受之痛苦既少，此念之動搖亦小；至於美國，更無論矣。吾人習於以進步爲當然之說者，似宜一遊中國，觀其一切情狀，猶吾人百五十年前之舊觀，然後兩相權衡，以諗吾西方所遭之變化果否真爲進步也。

中國文化基於孔子之學說，孔子生於耶穌前五百年，此爲人所共知。孔子之視人羣，如古希臘人之所持，謂其性非進步。且從而追慕古聖先王之智慧德澤，以遠古之民爲陶然至樂。今世退化，可慕而不可即。此其非實，固無待論。然而孔子之主張社會應求安定完善而不必過驚新功，則其實際影響，殊不爲小。古聖先哲之持此義者多矣，成就之偉，未有如孔子者。中國文化之陶冶於孔子之人格者，自始即然，至今而未已。孔子生時，中國版圖尙小，僅今日之一部分耳；國內諸侯，復相爭戰。爾後三百年間，版圖大擴，以有今日之中國本部，並建帝國，疆域之大，人民之衆，一時無兩。中間雖有異族之入寇，元清兩朝之入主華夏，國內戰亂，時亦不

免，然而孔家文物，依然無恙，文學藝術，俱臻發達。近與西方相晉接，日本復承西化，此等文物制度始漸漸趨於崩潰矣。

孔家學說，其生存之力既如此其偉大，則其本道自有優美之點在，宜受吾人之崇仰，宜得吾人之注意。吾人知之，儒家無神祕之信仰，本非通常之所謂宗教。儒教蓋屬倫理之事，然其倫理平近易行，非若耶教道德之高而無用。孔子所教，頗與十八世紀時「士君子」之理想相類似。其言曰：

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」（論語八佾）

孔子重道德，故好言責任道德之事；然其所言，固均合乎人情本性也。下例可見。

「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有直射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（論語子路）

孔子論事，一本中庸之道，其於道德，亦無不然。孔子不主以怨報德。人有問孔子者曰：「以

德報怨，何如？」孔子曰：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孔子之時，有道家者，其說近於耶教，持以德報怨之說。道教爲老子所創，老子似與孔子同時而長於孔子，其言曰：「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」（道德經任德第四十九）老子之言，頗有類於耶穌之山上訓言者。如其言曰：

「曲則全，枉則直；窪則盈，弊則耕；少則得，多則惑。」（道德經益謙第二十二）

然而中國舉國所認之聖人乃爲孔子，而非老子。此即中國之特殊處。道家本末消滅，特奉之者均爲未受教育之徒，且係以法術視之耳。中國治國之士，類以道家爲虛不適用，而求治平之道於儒家。老子主無爲，其言曰：「無爲而無不爲，取天下常以無事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」（道德經忘知第四十八）孔子則主禮讓自制，且信賢人政府之足以爲善，國家大員，自多信之。近世白人諸國，每有二重道德，一限於理論，一現於行爲，中國則不然。余固非





謂中國人之行事均能達其理想之標準，余特謂中國人尚能爲此，而耶教之道德則人多知其懸鵠過高難行於今之濁世耳。

吾西方各國實具二重道德，一則教人力行而實未行，一則實際所行而不教人行。世界宗教，除摩門教 (Mormonism) 外，均出亞洲，耶教亦然，故耶教之發起也，個人主義，爲出世之說，正與亞洲之一切神祕主義同。不抵抗主義之根源，亦即在此。後因歐洲君主各探耶教爲國教，君主好勇鬪狠，於是教中教義遂以事勢之需，有不能不棄其原義者，至於「愷撒之物歸於愷撒」等說，則竟大得通行。時至今日，產業發達，一恃爭競，因而凡稍具不抵抗主義之傾向者，必爲衆所吐棄。實際道德，全在藉競爭爭物質之滿足，個人如此，國際亦然。此外各事，吾人視之，均懦弱愚蠢而已。

中國人則既不採用吾人之理論，亦不採用吾人之行事。譬如爭鬪一事，在中國人則理論上認爲有時宜於爭鬪，而在事實上則爭鬪之事絕少；在吾人則理論上認爲無此必要，而在

事實上則爭鬪之事常見。中國人有時亦嘗爭鬪，但中國民族根本非好鬪者，初不以戰爭之勝利或事業之成功爲大榮。中國人素所羨仰者爲學問，次之爲與學問相緣之禮貌。中國已往授官之法，一依考試。中國二千年來，除孔子孫世襲衍聖公外，無貴族之弊制，以是學問本身固受崇拜，而因爲學可以得官，則人之尊

視官階如歐洲貴族之所得者，亦轉而尊視學問。中國舊學，範圍至狹，惟以研究古經及其注解爲事，生吞活剝，毫無批判。自受西方之影響以後，始漸知純重修養之無甚實用，地理經濟化學地質等事，亦宜注重。中國青年之受西方教育者，已知近代之需要究竟何在，對於固有傳說已無十分信仰。但於中庸和平禮貌諸品德，則雖最富近代精神者亦多具有。中國模仿西方及日本之餘，對於此諸品德尙能維持如何之久，自未可定。

余若以一語綜括中西文化之根本異點，余當曰：中國人之目的在享受，而吾西方人之目的則在權力。吾西方人喜以己力服人，且喜以

人力服自然。因其喜以己力服人也，於是建爲強國；因其喜以人力服自然也，於是創爲科學。中國人則賦性既逸且厚，既不宜於建立強國，亦不宜於創明科學。茲所謂逸者，有其一定之義。俄人好逸惡勞，中國人則不然，生計所需，必力爲之。凡雇華人爲工者，類知華人之勤勞非常。但其工作，亦決非如歐美人之以不工作爲

苦惱而工作，亦非因好忙碌之生活而工作。其工作也，純爲生活，生計一足，立即安之，不復苦作以求增益。有暇即以自娛。聽戲，品茗，端詳古玩，散步郊外，均其自娛之道。若在吾人，素以多赴辦公室爲可貴，即令無公可辦，亦宜赴之，則於此等生活，自覺其閒逸太過矣。

白人久居東方，或有不宣，然而自余熟知中國以後，余實不能不認閒逸爲人人可就之美德。吾人成事，固多賴於奮勉，但所成之事是否果有價值，則亦不可不問者也。譬如吾人製造之技術，固足驚人，但所製造者則半爲汽船汽車電話之類，使人忍甚大之壓迫以營奢侈之生活，半爲槍械毒氣飛機之類，以爲互相屠殺



之用。又如吾人之行政系統，征稅方法，固臻完美，但稅之用於教育衛生諸事者僅其一部，餘則資為製造戰爭之需。英國目前一切稅收，幾全用之於過去戰爭之彌補及將來戰爭之製造，用於公益事業者僅其尾數而已。大陸諸國情形尤壞。又如吾人之警察制度，固已完善無匹，但其用於偵查罪犯及預防罪惡者，不過一部，餘則以之拘囚任何具有政治創見之人矣。中國則至今為止，尚無是等事。工業既幼稚，即不足以造汽車，亦不足以造炸彈；國家既貧弱，即不足以教育其本國之人民，亦不足以殺戮他國之國民；警察既薄弱，即不足以擒盜賊，亦不足以囚共黨。因而較之白人諸國，反人人均得自由，人人均得幸福，若一思其多數人貧困之狀，當知此等幸福之量，實足驚人。

試一比較一般華人與一般西人之真正觀點，實有二大差異：(一)則中國人不好活動，必待有利之目的，始一為之；(二)則中國人之道德觀念，不在自制一己之衝動，及干涉他人之衝動。關於前者，本文業有所論；後者重要相等，茲亦論之。霍理斯教授 (Professor Giles) 為

研究中國之有名學者，曾以講稿 *Gifford Lectures* 編為一書，「論儒家與其敵派」(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) 末謂耶

教行於中國之最大困難，在耶教所持本來罪惡之說。據正統耶教之傳統教義謂，人係生而有罪，宜受永罰，至今傳教東方之教士猶持此說。若此說而僅適用於白人者，則中國人或能贊成無間言，然傳教者必告之曰：若祖若父，俱係生而有罪，茲正深陷地獄，飽受痛苦，彼聞之者自必怒目相向矣。孔子則不然，曰：人生而善，其不善者由於惡俗之習染。此與西方正教絕不相謀，其於中國人觀點之影響，實至重大。

吾西方人所目為模範道德家者，其人必自放誕，而又干涉他人之行樂。吾人之道德觀念，實有妄與人事之成分在；凡人之人欲號為善者，必先見厭於大眾。此其原因，即在吾人對於罪惡之觀念。結果不僅干涉他人之自由已也，對己必且作偽，道德之標準既高，常人無可企及，則亦作偽已耳。中國則不然。道德之事，屬於積極之善行，非屬消極之虛偽。必也孝於其親，慈於其子，周急其戚黨，禮視其所交。此諸行者，

懸鵠雖低，行者則多，以視吾西方之懸鵠高而少有能行之者，不亦大可貴耶？

中國無罪惡觀念之作祟，因而人之強辯者少，服理者多。吾西方人則不然，見解之異，易成原則之爭，各各以其對方為罪惡，且不敢自屈於理，懼分對方之罪。因而爭辯愈烈，用武之事亦愈多。中國雖有軍閥之互闕，但其閥也不烈，即其士兵亦未嘗鄭重視之。作戰之時，幾不流血，為害之烈，亦遠不及吾西方各國之甚。全國人民，行所無事，一若不知有此等軍人之存在者，政府官吏，亦復吾行吾素。至於日常爭辯多，以仲裁了事。和解為不易之定則，以其足以顧全雙方之體面也。顧全體面一事，有時固令吾人失笑，實亦其國之足寶。禮者，其社會政治生活之不若吾人之殘暴酷烈者，未始不由於此。然中國之文化亦有一種缺陷焉，即不足以使中國抵抗其強隣是也。除此以外，無復他弊矣。若世界各國均能如中國者，固世界之福；但在此各國均好戰爭之今日，中國又不能自絕世外與世無緣，則中國為維持其獨立計，勢必重蹈吾人之諸種罪惡。然而吾人終不宜據以自慰，謂為進步也。